

TIAN MING

# 杨小凡作品

白酒、红酒、啤酒，酒酒香醇；商场、官场、情场，场场迷人。  
看大型酒企老总，破解国企改革之艰难历程与人性迷局。

# 天命

ARCTIME  
1984.11.11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杨小凡  
作品

# 天命

TIANMING

杨小凡◎著

时代出版  
AR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命/杨小凡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2. 10

ISBN 978-7-5396-4302-1

I. ①天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14254 号

出版人:朱寒冬  
责任编辑:岑杰

策 划:朱寒冬  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---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3533889

印 制: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 4235059

---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10.5 字数:150千字

版次: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
定价:22.00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



白酒、红酒、啤酒，酒酒香醇；  
商场、官场、情场，场场迷人。  
看大型酒企老总，  
破解国企改革**的艰难历程**与人性迷局。

## 第一章

### 1

天下大势的规律,五十年就有个坎。

戚志强刚迈入五十岁,这个坎就来了,而且,横在他面前的还不是个小坎。

三月刚过,梨花还没有落。一生喜欢梨花的父亲,一个时辰间闭上眼睛,说走就走了,这让戚志强怎么也接受不了。戚志强最后见父亲,是在一个周日。那天,戚志强推开这个院落门,院前洵水河的风也随着洞开的门,扑到父亲红光满面的脸上。父亲正坐在那把有些油色的藤条椅子上,闭目养神,神态安详。粉白色的梨花一片又一片地飘在他的脸上,吻来吻去,像他那最小的外孙女的小嘴唇。

戚志强没有打扰父亲,他和妻子吴冰哲径直走向厨房。

母亲正在厨房包着荠菜饺子,她知道儿子最爱吃这一口了。戚志强在这个城市是个名人,他是天泉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,企业在他手上十年间由小到大,以至全国闻名。他又兼着副市长,这样的红顶企业家,自然在这座城市里是人人皆知了。可小事情有时最能入人心肺。戚志强被人常挂在嘴边的另一个原因是,他只要不出差、不公干,每个

星期天都要与父母在一起。

戚志强是个众人皆知的孝子。连父母都不孝的人，能忠于朋友、忠于事业吗？这是人们敬佩他的原因。可还有另一层，戚志强是他母亲三十五岁时才生的，而且，上面有五个姐姐，在多子女的年代，他无疑是最让父母疼爱的了。

母亲不让戚志强插手包饺子，他就到堂屋里去找那本地图册。戚志强从小就喜欢地图，中国的、世界的他都喜欢。他的家里、办公室里、车子上都少不了地图。他一有空闲就看地图，一看就能入神，而且百看不厌。按说，他对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已经熟悉到能随时画出，能随口说出位置和名称，但他依然还是喜欢看。他绝对是一个地图收藏家了，不同版本不同时期的地图应该有几百本了吧，那些一张一张的分区域的地图更多，书房里放了三箱子了。

现在，他又沉浸在地图里，津津有味地看起来。

突然，戚志强的手机响了。他接过电话，心里难以平静。打电话的是个女人，是当年与他一起下放的知青吴琼。

爱情就是一部电话。当你渴望它响时它总是哑无声音，不经意间它又突然间响了起来。

戚志强与吴琼就是这样。当初，戚志强一心追求吴琼时，却得不到她。而吴琼一心记挂他时，也只能偶尔打个电话。

戚志强合上手机，心里在默默地想。

快十二点时，妻子喊他吃饭了。

那天，父亲很有兴致，吃了两碗饺子，还不停地与老伴拌嘴：“你这个老太婆没安好心啊，就是想撑死我呀！”

“嘴长在你身上，你喊了一辈子了，也没见撑死你一回！”老伴从来

也没有示弱过。

戚志强与妻子就在一边笑。父亲和母亲像孩子一样“人来疯”，一见孩子们来，斗嘴就更带劲了，一句对一句地“骂”得更欢。

笑声里的时光最短。不觉间，红红的太阳就挂在了西天。戚志强与母亲告别，要走的时候，父亲开了腔：“志强，我早上给你占了一卦，是否卦。你要当心啊，五十岁是个坎。坤下乾上。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，大往小来；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；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；内阴而外阳，内柔而外刚；内小人而外君子，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也！”

戚志强笑笑，说：“爸，我回去看看吧！”

“你懂得灰喜鹊几颗牙？”戚志强的父亲显然不高兴了。

“你回屋吧，春风表暖里寒，别着凉了。”吴冰哲把父亲扶了起来。

“你算了一辈子，你算算你啥时辰走得了，我被你气够了！”戚志强出门的时候，听到母亲笑着骂父亲。

戚志强怎么也想不到，母亲的话竟应验了。

第二天中午，父亲坐在那把油色藤椅上，手里拿着那本被他翻了几十年的《易经》，突然间就再也起不来了。

这个坎还真来了，而且让戚志强后怕的是，三十天后，第二个坎又随之而来。那天晚上，戚志强刚请完为他父亲送葬的人吃饭，妻子打来电话：“志强，你快回来，妈不行了！”

戚志强的车跑到家里的时候，母亲竟也走了。

八十五岁的老人，一口气上不来，说走就走了。戚志强的脑子一片空白。戚志强在母亲的灵堂前，眼里却是安葬父亲的情形。那天，院子里的梨花落了一地，母亲就坐在梨树下的那把油色藤椅上，望着大门，不停地喃喃着：“冤家，你先走吧，我这就去伺候你……冤家，你先走

吧，我这就伺候你去……”

突然间，鞭炮响了。接着，门外就有人喊：“有客烧纸了！”

戚志强还没迎到门前，施天桐就进门了。

戚志强刚弯下腰还没跪下行孝子礼，施天桐就赶紧弯腰把他拉了起来。他紧攥着戚志强的两手，一脸哭相地说：“志强，要挺住啊，挺住！”

“施市长你们这么忙，还都来啦！”戚志强看着站在施天桐一米开外的十几个人说。

“我来晚了，本来应该与火书记一道来的，可我出差刚回来。”施天桐语含内疚地说。

“你们都忙，市里现在又正在升格，我真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啊。”戚志强说。

“志强，我从小没有了母亲，你母亲就是我母亲啊，我吃过多少她亲手做的饭，你忘了？”施天桐说完，径直走到灵堂前，弯腰跪下，连磕了三个响头。他被戚志强拉起来的时候，脸上流下了两行泪水。

施天桐与秘书梁明是晚上九点才走的。

临走的时候，施天桐攥着戚志强的手，声音沉重地说：“志强，岁数不饶人啊，你也五十了吧？这事又一个接一个的，我可不能看着你垮下啊！”

戚志强感激地说：“没事的，我能扛过去。”

“我可不能让你这样累，我想好了，等丧事办完，我跟火书记商量一下，给你派个副手去！”施天桐攥了一下戚志强的手。

戚志强的心里咯噔一下，一个念头蹦了出来：他终于要掺沙子了，而且是在这个时候！



施天桐显然是感觉到了戚志强的变化,松开他的手说:“志强,明天去火葬场的事,我都让人安排好了!我一早就来,我得给老母亲送殡呢!”

戚志强本想说:“你这个小人!”可出口的却是:“感谢市长大人的关心!”

送走了施天桐,戚志强陷入了沉思。“搞企业也得懂政治,看来我也得使点政治手腕了。”一支烟抽完,他的想法又多了,“你以流氓无产者那一套对我,我也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,我也用流氓无产者那一套敬你!”

戚志强几乎一夜未眠。施天桐在他母丧之日发难,而且,他不知道火可书记是不是也这样想过。谁碰上这事都是难以成眠的。

再长的夜总是要过去的,天终于还是亮了。戚志强望着刚露一弯的太阳,突然想起了父亲临走前一天给他占的那个否卦里,释文最后一句:否终则倾,何可长也。

戚志强长舒了一口气:天命之年,多事之春,只要不趴下,这个坎还得过!

## 2

故原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,又是古楚的属地。这个地方的人大都信风水。

戚志强是不太信的,但他的姐姐特别信。现在母亲也去了,就要考虑两位老人合葬的事。入土而葬是一定要看看风水的。戚志强不想张罗这事,但父母又不是他一个人的父母,怕伤了姐弟间的感情,就没有制止,任着姐姐做了。

送葬的前两天，姐姐请来了一个飘着白须的老者。老者早早起来，没有吃饭就在戚志强姐夫的陪同下出了门。他们在戚志强乡下老家的几块地里，走来走去，一直走到正午时分，才在一块地前停下。

这块地前面有一个土岗，岗子正前方正好有一块石头。老者把罗盘平放在石头上。罗盘中间有一根磁针，罗盘上有三十六层标着不同符号的圆圈，现在大致指向南方。老者凝神聚气，拈起磁针，在罗盘上连掷三次，磁针都稳稳地落下，不晃不动，而且都指在子午线上。老者起身，在罗盘前方六尺远的地方，把磁针插了下来。

“这是块好地啊，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的地。插针处就是中心穴位！”老者很是满足地说。

“先生，这是块什么地呀？”戚志强的姐夫小心地问道。

“告诉你也好，宝地叫覆地金钟，又叫青龙穴。有诗曰：‘覆地金钟格异常，时师仔细为推详。修文学武文章显，富贵堆金积满堂。吉砂官案当面对，左右峰峦护送迎。世代为官定不绝，出将入相有名声。’宝地呀，宝地！”老者忘我地吟咏着。

故原奇人多，自然也有看风水的人物。戚志强的姐夫觉得应该再找一个先生测一下。在老者走后的第二天，他又请了本地一个叫汪慎东的人来看了一下。此人在故原有神算之称，要请他卜算或看阴阳宅是要出大价钱的。戚志强的姐夫还是把他给请来了。

汪慎东来到这块地前，突然停下不走了。他静静地看了半小时，之后说：“此乃宝地呀。‘吉砂官案当面对，左右峰峦护送迎。’穴的前面是一块官案，人葬在这里就等于在后面坐着了，底下正好是一个坡地，那就是万民在底下，这个地方对后人是有好处的。戚总今后会有更大发展的！”

当他看了老者点的穴位,却有些轻蔑地笑了:“穴位不准呀!这穴位避不开前方的烟囱。”于是,他要求把穴位向前挪了一丈。戚志强的姐夫最终还是听汪慎东的了。

送葬那天早晨,穴挖好了。十点钟,棺到坟地的时候,奇迹出现了,新挖的穴坑里游动着一条小青蛇。刚才谁都没发现这条蛇,八个挖穴的人都没有发现。一直到把棺材往地里抬,才发现那条小青蛇。发现的人是戚志强的一个亲戚。他惊叫了一声:“怎么有一条蛇啊?大家别动,一条蛇在穴里边。”

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戚志强说:“赶快把它弄出来,把棺材放到穴底下。”然后就把棺材放到穴底下,把那条小青蛇弄走了。

葬礼结束后,各种说法立即长了腿一样在故原城传开了。

有青蛇本来是好事,但一见天就破了。这个风水破了。青蛇就是青龙,是极好的兆头,蛇不能见天,蛇见天它就是破了。这下戚志强完了!

戚志强的父母葬在一个大坟里,立了一个碑。故原这地方还有一个风俗,那就是埋过的坟头,第二天亲人们要去圆坟添土。就在那天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,本来好好的天气,刚刚圆完坟时突然就下起细雨来。按当地的风俗,“起坟落雨”是一个吉祥的兆头。

接着,不同版本的说法又流传开来。有的说,他们看见了墓穴里的小青蛇肚子上生了六个爪,蛇身上还有鳞,蛇头上长着角,还有须,哪里是蛇,分明是条龙嘛!还有的说,他们看见埋完老爷子下起雨,雨后,西方还有几朵彩云,彩云上还站着一个人,祥云的下面与坟头架起了一道彩虹!

有些事原本是无法说清楚的。它只在朦胧的时候是美丽的,而这

种朦胧的美丽又给许多人一种安详和谐之感。

现在,这种安详与和谐之美却被打破了。

打破的不仅是青龙出世的风水,还有戚志强应对施天桐的策略。

现在,施天桐就以戚志强借父母安葬大搞迷信活动为由,对戚志强下手了。世间凡有所成就的人,都会有不少敌对者。戚志强性格刚直,敢恨敢爱,而且天泉集团一直在改革的潮头,自然就有一些人对他有意见,有极少数人对他的意见还很大。于是,就有人民来信寄到市委、省里去了。

一个兼着副市长的企业家,一个党员,大搞迷信活动,这些有理有据的信自然就要引起一些动静。省纪委在人民来信上批了字:“请故原市找戚志强了解一下。”

批示转到故原市后,市委书记火可跟批:“请施市长找志强谈一下。”

施天桐没有按照火可的批示做,而是让市纪委展开调查。纪委的调查很认真,第一天就找了戚志强的姐夫和相关的亲属。第二天,又找那八个挖穴的人逐一了解,之后,又不停地找当时去送葬和看热闹的人调查。短短三天,有关戚志强被纪委调查的事风传故原市。

戚志强没有急,他给火可书记打了个电话,说明了一下情况。火可书记觉得施天桐的做法别有目的,很是气愤,就打电话给施天桐。

施天桐说:“火书记,我是对志强负责啊。调查的人多了,弄清楚了,不更证明他没有什么事吗?”

“这样影响不好,怎么让志强安心工作?再说了,他父母坟土未干,我们要多为志强考虑啊!”火可有些生气。

“那好,我马上让那些人停下来,我给志强解释一下,好吗?我与

志强可是胜似亲兄弟呢。在故原谁不知道我们从年轻时就是老伙计了！”施天桐对火可的话，不以为然。

施天桐没有找戚志强解释。戚志强心里明白，对付施天桐这样的人，就必须以牙还牙！找不准他的软肋，他是不肯弯腰的。

施天桐的软肋，戚志强是知道的。而且，他早就让总会计师庄之讯留下了记号。

戚志强摸了摸自己的软肋，向窗外望去。

### 3

总会计师庄之讯，在天泉集团也算是个名角了。

人只有与别人不一样，而且坚持下去，形成一种固定的标志符号，才能出名。庄之讯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他一喜欢撂挑子，二迷恋桥牌。只要他认为不能报销的条子，甩手就给你扔在地上，不管是谁，所以有人送绰号“铁老庄”。再者，他只要有一点时间，手里就摆弄扑克，打起桥牌来，极少有对手，那自然就老“坐庄”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铁老庄”这个绰号也很贴切。

一个人自己跟自己玩一个物件，而且，百玩不厌，那要的是境界。老庄就有。吃过午饭，铁老庄正在办公室里自个儿玩着牌，电话突然响了：“老庄，到我这里来一下。把你的那副扑克也带上！”

老庄一听，心里惊了一下，暗想，戚总不打桥牌呀，要牌干吗？他没有再多想，刷地合了牌，出门向戚志强的办公室走去。

进了戚志强的办公室，老庄扑哧笑了，戚志强正皱着眉，在一张一张地摸牌呢。

“戚总，您也好上这个了？可从没有见过呀！”

“把你的那副扑克拿出来，帮我找那张底牌！”戚志强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。

老庄手里握着扑克，不解地望着戚志强：“什么底牌？你、你要干啥呀？”

“你知道那张底牌，找吧！”戚志强还在不停地洗牌、摸牌。老庄一时回不过神来，也跟着他把自己的牌洗来洗去。扑克在老庄的手上就成了一块橡皮条，一拉一缩的，手艺堪比电影中的赌王。

几分钟过去了，老庄终于停下来。他再次望着神情专注的戚志强说：“戚总，你要的是哪张底牌呀？”

“这张牌你知道的！”戚志强仍然皱着眉。

老庄点了一支烟，猛吸了几口，突然明白了过来，他压低了声音：“你是说燕克仁？”

戚志强停了下来，望着老庄：“这张牌还在你手上吗？”

老庄有些得意地笑了笑：“打桥牌的人，不留底牌还行！”

“那你给我拿过来！”戚志强把手里的扑克啪的一声拍在了面前的大班台上。

下班后，老庄关上门，向戚志强的办公室走去。

要想从单位拿出钱来，管钱的人就不可能不知道。七年前，燕克仁是厂长。一天晚上，燕克仁让老庄想办法弄出来二十万元钱，说是县里要的。老庄问是谁要的，做什么用，出不出手续。燕克仁不耐烦地说：“是施天桐要的，他要去北京跑京九铁路在咱县设站的事！”老庄最终同意了，但他要施天桐打个条子。燕克仁没吱声就气呼呼地走了。那时，施才是个副县长，庄之讯不能不留一手。第二天，燕克仁还真的拿来一张施天桐写的欠条，他在上面也签了“同意”。



一年后,燕克仁又把庄之讯叫到办公室。他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,交给庄:“这是县里领导为我们厂外出考察的费用,你报了,冲施县长的借款。”

庄之讯回到办公室,算了一个多小时,结果出来了,冲掉借款还剩一万多呢。当他处理好,又被叫到燕克仁的办公室时,施天桐竟也在那里。这时的施已经升任县长了。庄之讯没有多说什么,就对燕克仁说:“燕厂长,冲后还多呢,这是多的钱。”他把信封推在了桌角,然后,迅速从兜里掏出那张借条,在施和燕的面前一过,很轻松地顺手撕了。

“你?”燕克仁正要说什么,庄之讯笑着说:“账冲过了,这条我也当面撕了,我走了。”施天桐笑了一下,也没有再说什么。

回忆着这些,庄之讯感到从没有过的得意。六年前,他撕的那张借条并非真迹,那是他临摹的一张。不给自己留一手,就不是好财务。

庄之讯进门的时候,戚志强正在抽烟,他整个都被罩在了烟雾中。庄之讯没有说什么,把复印件放到戚志强的桌子上。戚志强扫了一眼,笑了:“你给我的算不上底牌,原件呢?”

“原件?”老庄本不想交原件的,他想不到戚志强竟真的会跟他要原件,心里一惊,“果真高人”,只好交了出来。戚志强捏着原件,四目相对几秒钟后,两个人同时笑了,都为对方的智慧和精明感到叹服。

笑过之后,戚志强给老庄递过一支烟,自己也点上。

“老庄,你把复印件存在公司一份,你保存一份,你可得给我存好了,这可是关乎天泉的发展和我戚志强的身家性命啊!”

老庄离开后,戚志强把原件装在了上衣兜里。他长长地吐了一口烟,心里想,老庄你还嫩点,这可不是燕克仁的底牌,这是置施天桐他们于法庭的共同底牌。底牌到手了,这是暗的,也许根本就用不上。但还

是要早预备的。

故原人有两大特点：一是喜欢喝酒，因为自古这里是酒的产地，现在天泉御酒又全国闻名；二是过去这里是新四军的活动地，出了不少人在外面当官，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人就喜欢走上层路线，而且成果很大，不少人都从这里升了上去。戚志强还是决定出第二招：也走上层路线。

做这个决定，对于戚志强来说并不容易。他为此经历了三个不眠之夜。我这是干什么呢？我是在给共产党办企业，可我还要与共产党里的个别人明争暗斗，我犯得着吗？！可不这样又怎么办呢？如果不顶住施天桐，这个企业就可能被毁掉，上万名工人就会没有饭吃！这是在拿自己的人格和身家性命干呀，国有企业，国有企业啊……戚志强反反复复在想这些。但他最终想起了当地的一句粗话：该死扁朝上！为了工人，为了企业，为了自己心中的事业，绝不作失败的英雄！

中秋节刚过，戚志强就约市委书记火可。

“火书记，你最近能不能给我点时间，我想跟您汇报一下自己的想法。”

火书记在电话那边笑了笑：“接待著名的优秀企业家，我还没有时间呀？我估计你要找我了，今天下午的时间就是留给你的！四点半来吧。”

国有企业的一把手，得是个公关高手，如果具备演说天才则更好。如果没有煽情的能力，对付那些踢惯了皮球的官员们，那就欠了火候。这些，戚志强都具备。

戚志强来到火书记的办公室，他首先从天泉的发展谈起，其次谈市

里企业重组的可行性及方法步骤,接着谈企业负责人与企业的关系,最后谈到用人机制与企业稳定问题。火书记几乎就没有插话,平静地听着,微笑着。

一小时过去了,火书记突然站起身来,递给戚志强一支烟,问:“说完了吧?”

戚志强也站了起来,把烟点着。

“走吧,我在宾馆安排好了,今天我请你吃羊肉砂锅!”火书记对戚志强说。

“你的生日快到了吧,今年可是知天命年啊,我先祝贺一下。”

戚志强心里一热,有些激动地说:“不敢,不敢劳书记大驾呀!”

第一杯酒喝完,火书记说:“志强,从现在起不谈工作上的事了,天桐也不是想给你掺沙子,就是对市里的企业有些急了,想让你呀,多盘活几个企业!”

“书记,你让我说完,我是个存不住话的人。”戚志强坚持道。

“那你说吧,看来我不听不行了!”火可笑了。

“天泉也不是我戚志强的,是共产党的,我戚志强不是恋权恋地位的人。但是,我在这个董事长的位子上我就必须对天泉负责,我不能看着从我手里发展起来的天泉再衰弱下去。你们要想让我戚志强走,我不立马走,就不是条汉子!况且,我不走也不行啊,因为政府是资产的所有者,我只不过是受委托管理。但不让我走,又要派个总经理,我绝对接受不了。”

戚志强点着一支烟后,接着说:“因为这不是正常派人,天泉有许多干部水平并不比你们派的人差。董事长总经理不能一肩挑,我提过多次了,要提拔人也得先从天泉提,他们更熟悉天泉,或者招聘一个比